

武强年画鼓一张

■徐显龙(杭州)

一阵风过，郑辉已将他的摩托车停牢，一拧车头的钥匙，双手提起两卷画轴，跨下车来。他体魄健旺，动作也干净利落，俨然是骑着烈马，一手使鞭一手持锏的将军，得胜归来。这一下把我们的坐标——“武强”二字给演绎出来了。

武强是河北衡水下属的一个古县，是与天津杨柳青、河南朱仙镇并称的“年画之乡”。郑辉手中拿的是两卷年画。打开其中一卷，是《六顺吉祥图》，三个娃娃头，三个娃娃臂，连着六个穿着红肚兜的肥润的小儿身，横看竖看，你争我抢，很是快活。郑辉说，是在争头(上进)，也是争腚(挣钱)。蓦然间，整幅画的寓意便充满了民间的趣味与祝愿。另一幅年画的《增福财神》，头大身小，有着漫画的情调，浑身喜气，却又端庄质朴，显现出中正之美。我抬头看看郑辉，他面相周正、眉眼亲善，两个苹果肌饱满，倒真与年画中的人物相似。听他说起话来，字正腔圆、自带赤诚，有着木刻般的扎实，一时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他便送了我一幅《六顺吉祥图》。

作为非遗传承人，他做的事情也实实在在。在他给我们的名片上，印着“鼓一张”画店。他说：“武强年画鼓一张，不知落在哪一方。”这是当地的俗语，“鼓”是活起来、变成真的意思。一方面是说武强年画栩栩如生，另一方面是说，年画往家中一挂，就有望梦想成真——家中没有媳妇，挂一张《白娘娘借伞(白蛇传)》，来年就有了媳妇。家中没有牲畜，挂一张《骑马门神》，来年家中便来了骏马。所谓“不知落在哪一方”，有着“说不定就到了你家”的美好祝福。这就是年画烘托出的“年味儿”。有了年味儿，旧的一年里积攒



武强年画

鞭锏门神

的阴霾都会散去，即便暂时没有散去，也总要怀着希望的，因为，时间总是往前的，年景总会越来越好。

我向郑辉请教年画的印刷。他说，年画是木版水色套印，一张画一般要刻黑、红、黄、蓝、粉五块色版，各版互补。刻后要上色、套准。五块版印出来之后，最少是六个颜色。“这里边儿没有绿色，绿色是黄色跟蓝色的重叠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五颜六色，实际上远不止是六个颜色，还有很多其他颜色重叠出的新颜色，我们常规来说是五块版印六个颜色。”

每种颜色各安其位的同时，也在互补。跟我们说完了这些，武强县画乡精神

文明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也就都到了。郑辉是协会副会长、秘书长。他们兴学设讲、移风易俗。因为协会做得好，省报派我们来采访。合影时，每个人头上都戴了小红帽，快门一按，照片便定格了早春的那一抹红艳。这天晚上，我们在县城的小旅馆里住下，郑辉和协会刘会长来走动，谈论公益组织如何持续运作。那时候，刘会长才二十多岁，老志愿者说起来却满是尊敬：“认识这么多年来，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错话，做过一件错事。”眼前，刘会长温和谦抑，稍长一些的郑辉自信豁达，一时又让我想起年画各个颜色搭配，饱满而和谐的状态。

据说，武强年画的木版，都是以当地特产的杜木(杜梨树)刻的——杜梨长于荒野偏僻处，果小而酸，但木材坚硬细腻，适合制版。杜木早在《诗经》中就有出现，《有杕之杜》一诗，以长在路旁偏僻处的“有杕之杜”(孤独的杜梨树)起兴，表达召唤友人来访做客的心情。一代代的武强工匠，正是这杜木的知音，将这受人冷落的木材，刻入了美好的祝愿，再一次次印刷，行銷天下。制年画是一种营生，更是一种派发祝福的善举。一直处于这种工作状态中，刻神明画，镌吉祥语，能不有战兢惕厉、恂恂款款的君子之色吗？想到这里，再看看郑辉，一时又多了几分钦敬。

品茗、品酒与品画

■杨静龙(湖州)

与人交往，和品茗品酒相似。

有些人就像一盏茶，泡几次，就淡了，没有了味；而有些人不同，仿佛一盏好酒，愈品愈醇厚，香气扑鼻。引申到书画，也是同理。有些画，乍一看似乎十分了得，静下来细看，却没有什么东西；好的画却是愈看愈有内涵，愈品愈有味道。

去年深秋的下午，我带一本册页去找叶青，请他画一页他最拿手的山水。我说，这本册页就放在这儿，等你空的时候画。他笑笑，说我现在就给你画，随手从桌上取了毛笔，饱蘸墨汁，就在册页上画起来。一边画，一边和我聊天。聊茶聊酒聊艺术，也聊他的绘画人生。

叶青艺名墨石，浙北湖州人，生于斯长于斯。他的绘画氤氲着苕霅之溪特有的温暖干净气息，焦而不燥、湿而不枯，墨色淋漓而多情，山水清远而灵性，整体画风传统而不拘泥，现代而不走样，是我喜欢的那一种意韵和风格。

叶青自称开智甚晚，其实是自嘲和戏谑之言，不能较真的。十几岁时，他就跟着父亲学习写字，后来报名参加湖州市总工会的书画兴趣班，跟当地知名书法家王似峰学写字，跟吴迪庵老先生学绘画。前后学了五六年，叶青觉得自己懵懵懂懂的，似乎并无太大长进。正在彷徨之际，

到第七年突然就开窍了，从此突飞猛进，一发而不可收拾，一步步踏入书画的自然王国。

高中毕业后，叶青招工进入湖州化肥厂，先是在一线干“三班倒”，后来调到计量科。他一边工作，一边业余画画，但这样有规律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打乱。改革开放不久，离开了化肥厂，调到商业局下属的华联商厦组宣科工作，最后一咬牙，专心一意从事起自己所钟爱的事业来，成了当地颇负盛名的职业画家。

叶青说自己画画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，他有扎实的绘画功底，也有持之以恒的毅力。漫长的绘画生涯，使他的生活与绘画分不开，画画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画画。鸿爪雪泥，每一个足迹都深深地留在了他的作品之中。这样的形容其实是一种写实，叶青在城西的红丰小区有一间两进深的画室，面积虽然不大，却是他神圣的艺术殿堂。他全身心扑在里面，不管春夏，无论寒暑，浸淫在书画创作带来的无尽快乐之中。一方陋室，却是翰墨飘香、丹青溢彩，常常把他带入奇妙而深邃的艺术世界，翱翔于浩瀚之天空，徜徉于无垠之大地，每当在彼岸回首而望，俗世的喧嚣和诱惑显得何其渺小。

然而，作为地级市的湖州书画市场终

究没有一线大城市那么成熟，身为职业画家终究不能对此完全无视。对叶青来说，这既是一种考验，也是一种机会与挑战。一方面他不断提升自己绘画水平，一切让作品说话；另一方面，他也要与市场妥协，这是无奈之举。我曾告诉他，市场是可以引导的，人们的艺术欣赏水平也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推动下不断前行，其实这也是专业人士的职责所在。他听了，甚表赞同，但又不免感慨。

叶青终究还是一个独立特行的画家，他有许多朋友，但又很少参加当地书画界的聚会活动，一副大隐隐于市的姿态，有时还挑剔闻名前来的买主。曾经有个同道熟人来买画，因为艺术观念不同，叶青硬是没卖给他。他说：“你就自己画吧，你书法不好，画好了我来给你题字吧”，弄得人家哭笑不得……

深秋的那次交往，让我更多地了解了叶青。几天之后，他打来电话，叫我去取册页。我打开册页一看，只见他在上面整整画了五幅画，我道了谢，然后问为什么册页的前两页空着，他回答说他一般前面留空三页给其他画家的，这次不小心只留了两页，你没意见吧？我心里说，别看叶青平时傲气，心里终究是有大谱的。

叶青一页页翻着册页，给我讲述五幅



叶青 作品

画。我静静地听着，脑海里无端浮现出一个场景来：当你手执一壶好酒，酿酒师在一旁娓娓道来细说酿酒之方，岂不快哉！